3487
1736
v.22

[illegible]黎述四

乙巳稿牘

二十二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尹元衡
普雨
李芑等五奸
林百齡 並除
許磁
閔齊仁
金光準
宋麒壽
金明胤
陳復昌
李無彊
尹春年
李樑
一

奇大升
具壽聃
李芑
鄭順朋
黃憲
沈連源
尚震
尹溉
安玹
李浚慶
沈通源
李蓂
朴忠元
趙士秀
二

張彥良
林億齡
洪曇
成守琛
李希顔
曺植
成悌元
趙昱
李恒
成運
韓脩
林薰
鄭礦

燃藜室記述卷之十五目錄

明宗朝故事本末

鄭興宗之獄 丙午
鄭璹之獄 己酉
乙卯倭變 五月
捕强盜林居正 壬戌
順懷世子卒 癸亥
妖僧普雨之竄 乙丑
黜金汝孚
尹元衡之黜死

東333384

李樑用事甲子竄逐
明宗廟庭配享
明宗朝相臣
文衡
名臣
遺逸

昭

鄭興宗之獄 丙午夏

豊德人鄭興宗解五行推卜之術於帖冊中列書土大夫五柱并錄 慈殿大殿五柱有先分後分之說陳復昌與興宗同鄉相知發其事三省交鞫辭連冝城尉子南沂等并被極刑 東閣雜記

鄭宗興

鄭瑺之獄 己酉

昭廢孽鄭瑺禁漏學獜年之子也辛巳同宋祀連上變賞職後賞賜饒足服玩多用僭侈武斷曲鄉己酉憲府摘發常服綵帛朱紅交椅因禁將治罪瑺語獄官曰國有大事欲密啓獄官奔告政院命召瑺問之瑺曰持平韓智源與安處謙子璟交厚欲陷臣非罪以報仇頃者尹任交結名流以辛巳之人爲無罪欲收用而見敗今欲罪臣者亦如乙巳之名流也大憲具壽聃等引嫌且啓曰鄭瑺僭擬衣服發於公論久矣今爲被囚托稱告變謀陷臺諫請詔獄窮推同義禁

趙士秀啓鄭⿰王帶之罪發於公論固當痛治然臣與辛
巳被罪詩山副正正叔同婿請避之命勿避政院以
⿰王帶自巳免罪之事誣構大事而来告欺罔君上動搖
臺諫請罪之移禁府推鞫全家流慶源一作富寧⿰王帶有一
女嫁平原守生子德陽令 東閣雜記巳卯黨籍補

乙卯倭變 乙卯五月

初七年壬子倭賊與中國客商等深到旌義殺死人
民被官軍敗退餘賊三十餘名登漢挐山藏伏官軍
生擒倭賊望古三夫羅餘賊潛奪本鎮小船逃去流

鄭⿰王帶

望古三夫羅于成川府八年癸丑倭賊與中國客商
等漂到康翎縣轉往龍媒鎮殺死軍官及軍人共三
人軍官生擒倭賊三甫郎古羅揚古羅等二名與壬
子被擒望古三夫羅俱順付冬至使李澤奏聞獻俘
攷事新書

夏五月
昭嘉靖乙卯倭船六十餘艘寇全羅道兵使元績領兵
馳進以日暮入屯達梁明朝賊衆圍城援兵北走官
軍多踰城潛遁績脫衣笠投城外為乞降狀賊知勢
窘督兵攻城〻陷殺績及長興府使韓蘊靈巖郡
守李德堅連陷於蘭浦馬島長興府兵營康津縣加

里浦殺掠不可紀極海南縣監邉協嬰孤城獨守以
户判李浚慶爲都巡察使禦之典翰沈守慶吏曹佐
郎金貴榮爲從事官以金景錫南致勤爲左右防禦
使景錫屯靈巖城會全州府尹李潤慶率兵來救善
養軍激士餘賊抄掠傍郡潤慶勸景錫出兵與戰賊
敗走官軍斬獲二百餘級致勤往靈巖未幾曰我所
部不可同在此城卽率麾下以去遇賊於羅州賊戰
不利退走李德堅回自賊營致賊語曰若給軍食便
當退還命斬德堅於軍中以徇倭賊之進靈巖留其
老弱及所獲子女置之船中仍以所掠朱漆木盤排

列船舷以代防牌日光下照朱彩晃耀我軍望見畏其軍容無異八公草木賊既敗遁將焚船以去船中子女一時痛哭聲動天地諸將誤認以為賊傷其敗以哭正一段可笑事也 海東野言

○退遁之賊犯濟州牧使金秀文力拒俟其退追擊大破之 攷事撮要

○時韓蘊以廉使命將距于加利浦道遇元績俱入達梁城元挽韓同守明日賊逼城元守北門韓守南門鋒既接元潛指韓曰賊盛氣趍北吾不能支將若何韓怒曰主將一搖誰不解體公且在南吾當死北

遂奪于北門賊大譟薄南門元鮮衣遂降賊遂陷城
長興射手從韓死者甚衆或誣以韓苟生云寄齋外孫
○監司金澍馳到靈巖不知所以為計或言公以一
道之主不可在此退住中道以為策應之計但長興
新破賊勢大熾若失靈巖則羅州以上盡皆動搖雖
元帥下來亦無設鎮駐軍之所全州府尹李潤慶有
將畧南原判官梁某亦有可用之才公可急召使守
靈巖終能破賊潤慶即擇才人四五百盡具彩服入
城為防守計朝廷聞之以李浚慶為都元帥沈守慶
金貴榮為從事官金景錫南致勤為左右防禦使進

駐光州羅州為左右犄角之勢賊圍靈巖城中嘗夜驚潤慶張燭出大廳戒勿虛動如是者日三四乆而乃定浚慶以書勸出城潤慶勅毋納再來使射之遂不復來方浚慶貽書之日城中聞其將出荷擔有土崩之勢及聞射而絶之人心乃安致勤使軍官蘊達突賊陣馬蹶被殺衆方洶懼潤慶先伏弩且設菱鐵於道使才人盡着綵服出入於弩鐵之間踴躍為呈才之狀賊張翼追之或死於弩或傷於鐵不能復追盡入鄉校爭觀優戲致勤等分軍為左右翼掩其不意賊不能支遂潰乃盡殲之海南縣監邊協自長興

敗回本縣修城設伏十餘賊入境被殺一賊逃回自
後不敢更犯其境朝廷以澍爲臨陣失措罷之以潤
慶代之協超爲長興府使寄齋
○時成悌元爲報恩縣監趙昱爲長水縣監悌元方
到公州聞變卽以一小紙使下人送之鄉所軍人及
軍器軍粮無不立辦而盡皆精緻長水軍用頗缺致
勤縛致昱塗蠣灰於面將斬之已而杖而黜之遂得
狂易病棄官還家世以此爲二公之斷上同
○監司牒潤慶爲靈巖守城將潤慶急諭精銳入據
之浚慶住錦城檄潤慶回防禦使旣入城假將還守

本城潤慶答曰賊動且不測常恐不得死所吾不可去已而賊拘捉俘虜直至城下斬斫擲首踴躍吹唇為登陴狀人思奔潰公自巡視厲以忠義士卒激勵無反意麾下請出兵嘗賊公知其可用乃搗遣之多所馘獻無不立賞有被創者為垂泣人益感奮卒全孤城 上奬諭陞秩拜為監司明年加號巡察(名臣錄)

○乙卯倭變昇平日久諸將多失律有詩題在南州驛壁曰長興民若喪考妣知是韓公蘊政術仁不救欲食先牧肉(李希孝)却走當裂水使身(金贇)超資李尹(潤慶)眞丈夫還職邊倅(恊)乃詐陞監司(金澍)奈何昧畫策防

禦南致勤胡窩嗜殺人元師李浚慶錦城堅退坐節度趙安國
中路故逡巡有功達泗梁歸何處無意忠貞柳任康
津棄城康津彥城洪宜先斬空鎮珍島崔瀞罪惟均食祿
當時俱尸位臨危比日各見貞德堅靈巖倅李乞降何須
責元績兵使陷沒輕躁不足嗔倭賊横行誰敢敵邑里楚
燒困生民賞罰不明公道滅惆悵君羞雪無因未知
何人所作而與奪亦皆至當與否而抑亦詩史也非
歟侯鯖瑣語
○都元師李浚慶鎮羅州貽書其兄潤慶曰賊鋒甚
銳頗兄勿進戰小避潤慶答曰吾受國恩厚當以死

報遂以兵赴靈巖助戰得捷後慶則頗有逗撓之状
顯被人譏 石潭日記

○對馬島主特送平朝光斬馘来獻其意在於要賞
謀復歲船今乃只賜米布而遣之彼將缺望懷憤誘
引諸島之賊擾害邊邑則雖復興師勦滅然其勞費
豈在歲遣二三船之下乎自庚午朝中宗減船之後彼
之欲復舊條之計未嘗一日忘于心到今飢餓轉極
狡計益密陰引諸島窃發湖南以為威脅之謀而敗
衄挫折既不得售其奸則又為之斬首獻馘似若為

朝廷邀截賊船之歸路者然奸謀詭計雖不逃於
聖鑑之下然帝王待夷之道羈縻綏懷治以不治彼
以善意而歸我姑貰既往之計塹許可欺之方其島
主增給歲船朝先特授堂上則待使价悅夷情庶幾
兩得其宜而邊患少弭矣東皐集待對馬島議

捕强盜林巨正壬戌

十七年壬戌黃海道强賊林巨正截路殺人打破獄
門官不能捕遣南致勤設法捕戮攷事撮要
林巨正楊州白丁也性校黠且饒勇與其徒數十皆
極趫捷起而為賊焚燒民舍亂搶牛馬若有抗之者

則剮裂屠剪極其殘酷自畿甸至海西一路吏民與
之密結官欲措捕輒先漏通以此橫行無忌官不能
禁朝廷使宣傳官哨探賊倒着麻鞋使見者入則謂
之出出則謂之入以亂其縱跡宣傳官往九月山見
其跡以為出而徑還賊在後射殺之朝廷又使長淵
豊川甕津等四五官武臣守令領兵往捕聚于瑞興
吏民已通之賊夜率六十餘騎乘高俯瞰亂矢如雨
五官軍不能支潰而歸左橫無忌朴應天方為鳳山
郡守賊憚之有少年衙客自鳳還京賊伏於安城站
嶺下欲犯之後有一騎馳呼曰此自鳳山出者慎毋

犯然苦其不能任意行走使其黨扵作金吾郎乘傳急到館呼郡守出就命朴已知之潛聚軍人賊又詗知而逃乃以武臣尹之淑代之之淑到臨津乘船有六七商人載物而驅衝撞不顧而上之淑怒欲捕治商人聞其褁皆弓矢弓槍也之淑始知為賊策馬下船諸賊追之菫免○宗室端川令　善吹笛行到開城青石嶺被拘賊問為誰曰宗室端川令曰然則金枝玉葉得非善吹笛端川令乎曰然試令吹之時月正明笛是鶴脛骨體短而韻響清越出自袖中弄之作羽調賊數十環擁而聽之曲踴飛動有衝天之

勢徐變作界面調曲未終皆嘻戲歎息至有涕泣者
巨正觀諸賊動靜急揮手止之曰留之無用可使送
還仍解其所佩小刀給之曰道路有梗以此示之翌
日到長端果有數騎欲犯之觀其刀嘖嘖而散曰何
從得此耶數百里之間道路幾絶或言賊黨充滿都
城朝廷令五部計戶作統以譏察之以南致勤爲討
捕使出鎭載寧賊領衆入九月山只率親切驍健者
餘皆分據險阨爲拒捕之計致勤盛集軍馬漸逼山
下使一賊不敢下山賊之謀主徐霖知其不免遂下
山來降盡言其虛實情形乃進軍搜林剔藪而上諸

賊皆降五六賊終始相隨使霖佳誘之既來盡斬之
巨正越墅而逃致勤今自黃州至海州盡發民丁作
人城自文化至載寧一戶一幕箇箇搜探巨正始計
窮投入一村家致勤進圍之巨正㤼其家主老嫗曰
汝不急呼而出則當殺之遂呼賊而走出門則巨正
帶弓矢爲軍人狀杖劍逐其嫗出曰賊已出矣諸軍
不知彼爲賊魁一時齊呼賊走擾攘喧聒之中已扶
下一軍士而奪騎其馬馳入衆中亦不知何人奪去
也俄有一人徐出陣向山後去曰猝病欲臥治一人
曰汝雖病安可離陣一步此可疑也五六騎追之霖

遥呼曰賊也亂箭射之賊劍甚乃曰吾之為此計者
皆徐霖也徐霖徐霖終能投順乎蓋憤其投降欲以
計見戮也賊發三年五官見残動數道之兵僅能捕
一賊而良民死者罔有紀極 寄齋

順懷世子卒癸亥

昭十八年癸亥順懷世子卒壽　歲

順懷世子生六歲以不可不蒙養擇朝中有學行者稱爲補養官使時時進見安玹李浚慶趙士秀任鼐臣預其選東閣

昭 ○順懷世子當行嘉禮尹元衡以其女婿安德大之切族黃大任女子符同卜人改裝五柱以爲最吉納之親迎之期只隔旬日大任之女忽患腹痛甚重自上以爲病人不可配東宮又難適他降爲良娣未幾死致遠尹玉之女行嘉禮翌年順懷夭沒尹嬪至萬

元衡

順懷卒尹元衡

曆壬辰卒未及葬倭賊入京城遂失其屍柩至今未
行葬禮東閣雜記

順懷卒

○明廟幼冲政在東朝權奸窮命乙巳之獄非明
廟之所知也順懷世子薨　明廟哀痛殊甚既已歎
曰我何哭爲乙巳忠賢無罪駢戮予在君位不能止
也我家安得世有君王耶大哉王言可以淚千載之
臣庶矣涪溪記聞

○尹嬪之卒殯於昌慶宮之通明殿將祔葬於　世
子已卜日而值車駕去邠遂掘坎權厝於後苑翌年
還都則已掘去之矣竟不得其所在公私見聞

備○宣祖辛丑 上曰恭懷嬪事予不忍言之因事變
國家遑遑尚未立神主順懷世子亦無神主予偶思
之淚隨言零其令有司立主
備○順懷廟在都城内北享順懷世子恭懷尹嬪 仁
祖丙子亂神主見失丁丑改造

○妖僧普雨之竄乙丑六月

普雨

昭僧普雨以設無遮大會爲僧俗所推敬闌于闕内上

罔文定王后因之得勢大張佛事設兩宗禪科普

雨自稱得道居處大内石潭日記

昭○己酉命構新仁壽宮于舊淨業院基辛亥復立兩

宗設禪科度僧給牒時文定方崇佛事普雨恣爲禱

元衡

張興教大盛兩司玉堂爭之踰年不能得大臣亦率

百官廷論不允元衡終始不爲進叅蓋不欲逆慈旨

普雨

也東閣雜記

○初宮中方崇佛事監司鄭萬鍾引進妖僧普雨大

張佛法以報恩寺(靖陵側)為禪宗以奉先寺(光陵側)為教
宗自明年壬子始為禪科初試而會試講經製述賜
牒略倣文科八道寺刹一時鼎新三司爭之大臣率
百官廷論普雨之罪不從館學儒生請誅普雨屢疏
亦未得請空館出去 上曰遣承旨史官招諭儒生
今就食堂儒生無就者朝廷招儒生之為父兄者使
各勸諭子弟就館如此幾月餘(西崖雜記)
連源庚戌卒
○初慮僧徒無統議大臣復立兩宗領相沈連源左
相尚震阿諂不違而無一言面爭其不可至於下問
之際正值納約之時而震也非徒不進直言又從以
普雨

輭順之辭遂復禅科

昭

○咸鏡道御史王希傑狀啓因北方人聞僧普雨與逆瑠之奴為僧者同居于安邊黃龍寺草庵瑠亡命来到使之穴處聞大索之奇雨懼禍及移住釋王寺瑠奴無應松持小紙授雨々覧訖曰近無吉日汝可退去居數日貸米設聖齋于深谷者非一貸米之僧尚在釋王寺云々改院請付有司推之 傳曰欲害雨者造言判然矣勿推兩司及大臣請推問不允吏判宋世珩獨啓極陳普雨權重驕悍一國之人仰戴奔趍如君父而無一人為言者恐有不測之禍歷數所行悖悪之事累數百言不允東閣雜記

普雨

昭○明宗朝妖僧普雨久作報恩寺住持欲移 中廟陵寢于寺側以固其寺之勢乃誑惑文定謂 宣陵近處有吉兆請遷 中廟山陵于其地 文定信之元衡逢迎慈旨脅持諸大臣〻〻安玹等依阿不敢違遂成遷陵之計將於 文定百歲後使得同兆而地勢卑下每年江水漲入故 文定之喪不得已更卜他處物議皆欲遷陵而以再遷爲難而止 石潭日記

太學生郎金忠甲等

昭○乙丑文定昇遐臺諫與太學生連章請誅命流於濟州牧使邊協因事杖殺之士林快之丙寅而司啓罷兩宗禪科 石潭日記 芝峯類記

○初普雨廣張佛法居處僭擬又設無遮會於檜巖
寺其費萬計至是因臺啓儒疏命出于外毋令出入
京山乃窮騎鋪馬而走被獲於豬蹄命流濟州 撮要

○普雨慫為請張興教大盛四月八日將行無遮大
會於檜巖寺所供幾竭國力八道僧俗奔趍塡咽時
四月初七日也 文定王后遽以是日薨逝僧俗驚
惶潰散當初粉米數千餘斛作飯其色赤如血染人
甚怪之事竟不成 菩泉雜記

黜金汝孚

舍人金弘度應敎金繼輝以才華意氣自少相善而弘度踈脫不拘檢束且喜言人過而所與友者皆一時名流與司諫金汝孚交惡執義金鎧嘗以汝孚隱過言于弘度汝孚聞之又言弘度方居喪往娼家醉倒轉輾相訐汝孚遂與其黨大諫金百鈞司諫趙德源論之竄弘度于甲山繼輝削黜鎧至於下獄杖竄或罷或補外者亦多汝孚既得志行事慾橫人皆側目領相沈連源啓曰金汝孚敢以私怨自相攻擊使朝廷不寧金弘度所爲亦未必盡非而斥逐名士殆

至空國請罪之汝学德源點百鈞羅朴民獻亦以疏
渉兩間並被削奪 寄齋

黄嵒
元衡

○天道至神巷榻前奏事言未畢暴死彥慤詣闕隨
馬嘔血而死百吟演死於中原順朋亦未久繼死時
浮薄躁進之輩各立私黨金汝学金鎮崔浩佑李湞
爲一隊金弘度金繼輝爲一隊其爲類甚多自相攻
擊元衡自以爲富貴已極無與於政權等閒看其勝
負曰皆是吾家人也奈何必取舍於其間大槩弘度
繼輝之意收拾人才伸雪乙巳罪人計也吾輩若守
法則先爲擠擯行已處身有同俠客然而士習日益

浮薄實由於此卯度或用乙巳餘賢許曄金就文字文

之受業松堂門徽探元衡元衡驚怒回幾為彼賊所賣即使

汝學等擊去之卯度謫死於甲山其餘或竄或削緒

丁巳

輝以吏仕屛居延川汝學之黨亦不久羅黜掛一錄

五奸死

尹元衡之黜死 乙丑八月放歸十一月死

昭乙丑八月尹元衡削爵放歸田里 石潭日記

昭元衡領敦寧之任之子登第以進然以人物之邪戚里之勢如吏郎檢詳薦引之處動輒阻礙 仁廟朝以都承旨特拜工參宋麟壽駁其不合而月不已竟至跂差及得志之後與三五同惡之人結爲心腹將盡平生所怨悉置死地威權旣隆四方賄賂輻輳其門京中第宅十六奪人臧獲田土不可勝紀一時生殺與奪皆出其意又黜其妻以妓妾蘭貞封貞敬夫人朝士之貪勢利者與其妾子女爲婚 裨官雜記

昭

○元衡為人陰毒嗜利乙巳獄起士類鮮有脫其禍者遂錄衛社勳又恐公議之不泯街巷之議稍有異已者輒指為逆黨由是道路以目元衡之勢大振弄權射利無所不至服御之僭擬於大內納賂攘奪亦多其妾所賛也秉生殺之權者二十年士林含憤莫敢發 石潭日記

初元衡為奉常正時議將駁之李浚慶止之曰宰相同生猶可為階梯職以 中殿同生而可不保此職乎及陞堂上以管押使赴京恐被罪不得生還具壽聃保其必無事元衡果得無事往還深德之及乙

元衡

已獄起浚慶以中悅叔父出爲平安監司壽聃坐廢
而陳復昌疏陳 先朝善人不可無卽收叙皆元衡
之力也 月汀漫錄

丙午
昭○三公尹仁鏡李芑鄭順明等啓曰尹元衡乃建議
之首者而久滞從二品至爲未安請速陞用答曰再
安宗社功豈偶然但元衡親切故欲徐爲之矣如是
啓之知是翌日陞資憲 東閣雜記

○己酉九月宴功臣于闕庭傳于領相李芑等曰尹
元衡有莫大之功而他無可酬之事其妾子女許通
爲嫡可也芑等回答曰 祖宗朝有大功者許通妾

子女有前例 上教至當非但此也有大功而不為一品至篤未安請陞資三啓不允崇長外戚非國家之福上年請陞資今又請陞一品小人逢迎側媚之態醜矣

○蘭貞炊飯數斛馱數馬往豆毛浦等處投之於水欲為魚施每年至二三度聞者以奪民之食施江魚奪此與彼之禍不亦甚於烏鳶螻蟻之間乎乙丑豆毛浦漁人得一白魚其大如船獻之於朝咸以為變異有一上舍生戲曰大物不能自食貪相公之餌為漁人所獲可憐也或曰其魚自海遠行至江而死元元衡

衡之衡字從行從魚魚死乃元衡死之兆也 稗官雜記

○乙丑八月元衡有罪免進李浚慶上相辭以前疾
扶掖上殿極論國家元氣受病之原引喻比曉期悟
天心盖指元衡輩而請從公論以斷私恩旣出䟽請
亟正元衡之罪繼率百官庭論三日而允元衡弊政
多所請改東皐行狀

○文定旣薨 明廟欲誅元衡而朝議亦洶洶未測
上意亦無誦言攻之者 上覺之一日於講筵問漢
文誅薄昭是非羣臣始知 天意遂論其誤國專權
之罪門黙大諫朴淳議於两司合啓請遠竄伏閤累
日上白三公下至抱関莫不一口請罪乙丑八月乃
元衡

命削爵放歸田里元衡旣失職百姓聚于街路詈罵
投瓦石至有欲射殺者元衡潛往交河又恐怨家尋
逐潛徙于江陰與其妾蘭貞日〻含憤對泣時元衡
前妻金氏之繼母姜氏呈狀于刑曹告蘭貞毒殺金
氏刑曹以爲綱常大變非該曹所能決啓移于義禁
府追捕辭連者於是兩司玉堂請下蘭貞于禁府
上不忍置法久不允兪蘭貞聞之甚懼人或誤傳禁
府都事來矣蘭貞大驚飮藥自盡元衡大慟不久亦
死卽十一月也聞者相賀一云 文定薨攻者不有
餘力而 上只削出放歸田里盖欲全私恩也婢僕

皆散亡不從元衡只携老奚二三人及蘭貞歸海西或乘夜潛入都城密聞朝廷攻已之機以為自盡之計小瓶盛鴆酒以自隨常語蘭貞曰如有所聞以此飼我平日偶識碧蹄驛吏一日尋驛吏曰如有拿命須為我先通驛吏誤聞金吾郎向海西奔告曰拿命已下都事先聲已至是夕餌鴆自殺蓋罪通于天自有陰誅飲鴆之死神誘其衷也（石潭日記 紫海筆談 逐聽篇蘭貞命還其職）

○蘭貞同胞兄鄭淡預知其必為禍祟引而自踈未嘗有干請往來且於所居門內築墻曲繞如羊腸狀使不容屋轎出入故蘭貞亦不得往見雖不顯加拒

元衡 鄭淡

絶而其所以絶之者深及元衡敗淡無少連累淡自
號勿齋能文章深解易理武臣靖國功臣清溪君允
謙之庶子贅成宗榮之庶叔也 公私見聞

黨附尹元衡諸人

林百齡字仁順己卯文科篤善母玄氏性嚴有五子百齡與兄億齡俱受業於朴祥祥嘗授億齡莊子曰爾必為文章授百齡論語曰足為館閣之文億齡性疎脫且不拘檢束百齡端詳無雜母極愛之枕席卧起皆令百齡扶掖事事稱意高齋

雜記

林百齡少時為舉子業不治經學及中式年初試開卷汗漫無下手處一夜倦睡假寐有一老人告汝當為一世偉人無失令榜答曰僕經學掃如奈何老人

衡黨百齡

曰公宜改名爲槐馬且講時經書當出某章須表出
其章熟誦詳讀不須浪費精神夢覺惺然歷々可記
卽秉燭而起拈出某章別爲册子謄寫欲改名爲槐
馬而悪其無理乃以槐馬二字爲別號遂讀謄寫諸
經章句々々融解又旁通諸家輯釋若視諸掌及試
講之日入座講席講紙自帳底出諸章不錯所讀講
誦旣畢試官咸歎其精於經學有一試官微笑曰此
擧子必槐馬也百吟愕然心異之試官曰僕昨者承
牌入院夜夢有白頭人言曰今榜擧子名槐馬者當
爲一世偉人且經學之精絕無其倫觀今擧子中未

有如此人者疑其為槐馬也又問公必是槐馬百怜辭謝以別歸為對試官皆賀及其發身所行如彼乃知小人之生莫不關於時運 逐睡篇

○仁廟昇遐柳濯在賓廳泣曰臣民不幸失此不世出之主將來國事將何為之林百怜在傍磬折而進執濯帶鉤曰大監察議小生亦頗恭聽柳失色収泣曰新喪聖主宗社不幸故云爾公言是何言也百怜退而厲聲曰 先王之一子尚在國事有何足憂出而揚言曰柳某之意必有所在遂與芑等搆成不測之言陷之濯之死百怜中傷之力居多 上同

衛黨百怜

○丙午以謝恩正使借銜右議政而行在燕有疾百齡曰吾其不起乎既借議政之銜而又遭午年神人所謂杻馬者殆謂此歟還到永平府而卒稗官

○初議百齡諡曰昭夷諡法容貌端雅曰昭舉止安詳曰夷 文定震怒命羅應敎朴淳等遂使改諡方議于奉常寺叅奉張應禎曰此諡恐非難僉曰何也曰愚意則文正公最為合當無不窃笑之然終以文忠改之寄齋雜記

許磁字南仲陽川人癸未文科乙巳錄功一等丙午
遞庚戌謫洪原以死後臺啓給職牒

昭
許磁風度俊邁神彩端正少從學於金安國之門有
時望初雖與順朋等同事而至加以叛逆魚肉士類
非其本心故罪濯等之時論其罪名過重厥後每有
伸救士林之言嘗自歎曰我其爲小人矣多稱病避
事見忤於芑及錄勳之日自工有幷錄功臣等子
弟可錄者之教磁固辭七度蒙允他功臣子弟皆不
得錄惟順朋子礩得參芑作色曰功臣義當與國同

許磁

休戚今此弁錄之教公何獨辭之固耶芑由是益不
快磁後爲銓嘗長兼典醫提調芑欲以其親信醫官
裴子玲爲典醫久任使錄事来請于政廳磁怒捽而
責之曰余非政廳執筆下吏汝安敢以如此之事来
言乎竟不從時閔齊仁亦以伸救士類得罪謫居公
州衣食不能自給磁聞之以其弟齊英除唐津縣監
蓋爲齊仁有所頼也奸黨啣之會磁語所親崔汝舟
曰乙巳之事竟至錄勳心常恨〻汝舟深服其言而
不省磁與芑有隙說與芑〻方欲陷之而無辭及聞
汝舟之言遂嗾大憲陳復昌司諫李無彊等劾之復

昌嘗拜司諫磁疏論

復昌怨之無彊亦以不見容於磁衛之

而皆芑之腹心三人相與搆揑劾磁托以憂國陰護
爲徒排斥爲國之人使是非顛倒及閔齊英除唐津
事初付慶延安即日定配杆城又移樂安翌日又移
洪原降勳一等爲三等未幾芑欲請加罪賜死搆啓
草諸闕未及啓而芑暴死闕中磁得免在洪原踰年
病卒玉堂上劄極論其無罪見陷之狀上亦悔悟
遣禮官致祭還給爵牒以禮葬之時嘉靖辛亥也國朝記事

許磁

○嘗為吏判不受関節區別賢否形迹太露竟為芑所搆陷平生好義每受祿俸計其用度餘皆別藏鄰黨親舊有喪則救之有急則周之身死之日人皆惜之上同

○庚戌臺啓以為謂己功為可讐自以為未免小人之名公然倡說眩亂是非請削功遠竄幽憤録

己酉卒年五十七

閔齊仁字希仲驪興人庚辰及第乙巳大憲參僞勳○善類誅殺之後自知為年少清論不與常不安於心正言金鑾祥家在一洞齊仁一日赴仕歷入鑾祥家投刺俄有一小婢持出曰方梳頭姑立門內齊仁大慙恚即命還家歎曰我為人所撓不忍一朝之死終見辱於隣里少年尚誰咎哉嘗自憤恨對人歎曰當初只欲默任而已豈知轉輾至此乎錄勳論賞豈不愧乎語淺削勳奪爵 幽憤錄

○戊申執政尹仁鏡等啓齊仁以仁柔之言愛惜罪人又以安名世所書史記不可改竟至削勳齊仁晩年

閔齊仁

自悔作詩曰既被當時罪應逢後世譏 幽憤錄

○號立巖初封驪原君左贊成

○懷相嘗受驪陽兄弟幣帛撰閔齊仁碑銘而贊揚之至以齊仁為正直君子反斥休菴走卒之言則他尚何言哉此乃玄石駭然傳之者也此外顛倒是非者亦指不勝屈矣 明村與金昌翕書

金光準字叔藝商山人 文科官至左贊成
沙伐國尚州舊號業品宰臣金光準以父溺愛其妾
偏與財産而薄於嫡常畜憤於廢母壬寅聞父死光
準以大諫居喪覃於沙伐國兄又病死乃唆兄妻訴
金光準

於官曰廣母孼弟等為妖術死吾夫請繫治牧使宋希奎疑其無證不受理光準潛簡于宋請急逮治遂服刑四次晦齋過宋宋言其事晦齋曰父之愛子愛妾何忍以難明之事父喪內至於囚禁君何為此乎宋搜囊出其手簡曰不得已也晦齋到咸昌寄書光準極言未安意荅書多有憤恨之言到聞慶縣監安景祐以推官備言其殘惡安嫉惡口滑逢人即說光準深懷疑畏後為大謗辭免時舉以發明近來乘除惡之勢欲滅口乃錄列本道朝官宰相及沙伐隣境居人知其事者陰授權臣使盡除去故丁未之禍宋

安皆不免晦齋集

宋麒壽字台叟

宋麒壽麟壽之從弟也乙巳之變有人以網打之計告于麒壽曰圭菴將不免奈何麒壽曰園中荊棘蕪沒而其中有一朶梅花則豈以傷梅之故不芟荊棘乎許遂決麒壽竟叅衛社勳談者以陷兄功臣目之逐睡篇

元衡謂麒壽曰圭菴獲罪而死心實未安麒壽曰特地梅花豈能久存人之生死莫不有數何恨之有稗官雜記幽憤錄

宋棋壽

○金誠一剛直敢言宋麒壽判書以特進官詣經筵其子應溉以玉堂應洞以注書同入侍講畢語及乙巳事麒壽泣陳其寃枉之狀悲動左右誠一以正言在筵進曰麒壽在乙巳間附麗權奸至錄僞勳享其富貴二十年及今聖明在上公論大行乃以悲辭苦語指陳其寃欲窃公論之名真小人情狀也麒壽惶恐而退三父子一時引疾聞者縮頸而誠一辭氣自如

涪溪紀聞

○其後朝講有言曰 上觀宋麒壽書啓則益可見矣 上曰麒壽既知奸人情狀如何不直言於其時

乎對曰其時畏死未敢　上曰然則何不呈病而引
退尚保勳爵耶稗官雜記幽憤錄

昭
金明胤字晦伯三奸克福之子　人癸丑生甲申文
科癸酉進士爲儒時盜名得参賢良科拜弘文著作
䏻羅科勁鑑仕爲翊衛司侍直未幾復第改頭換面
宋棋壽　金明胤

趁時饕利靦然無恥物議嘩鄙忝乙巳偽勳光平君
官至
宣廟朝削爵黜外以死
金明胤少有善名以賢良薦擢科及薦舉科罷後明
胤還着儒巾入場屋復登第不顧是非惟以發身為
急乙巳之難希權奸旨誣告鳳城桂林於是巨禍彌
天士林網盡及　明宗末清議復發羣奸勢衰明胤
乃於經席啓曰乙巳餘黨多有寃枉請稍伸雪以慰
人心及曺植李恒等之被召也明胤欲阿善類白
明宗曰此輩當授以臺侍之任其隴斷之術老而益

巧士林憤嫉之 宣廟初有罪削爵猶以得保首領
爲未决矣 仁廟初立士林興起臺官欲啓雪己卯
之寃啓辭有曰己卯之士無非正直之人持平白仁
傑諸抹其辭同僚或有怒變色者仁傑曰君上以不
可以一毫欺也己卯固多賢士豈盡正直之人乎薦
擧科革罷後冐冊袱入科場者亦正直之人乎此指
明胤也後仁傑見明胤曰公是千百億化身人以爲
的論 石潭日記

○宣明初削奪金明胤啓曰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豈
有曾爲玉堂之士而復作科擧之生者乎謟附李芑

金明胤

賛助元衡首開大獄之端造成不測之變李樑當權背舊從新奴顏父事冨躋崇班搖尾攀附極呈醜態時人目爲侍養至有父少子老之譏樑之出按關西泣別西郊無異兒女歷見元衡要結舊歡當面之間忘讐詭隨行同狗彘謀甚鬼蜮權門繼敗爵位如舊自古小人爲惡者不一而未有如此之尤者見先王昭雪寃枉佯進疏放之言利之所在無所不至云國朝記事

○庚辰春方設世子翊衛司即仁宗明亂謂申潛曰吾輩當更着紗帽矣問何故明亂曰窃聞朝廷欲羅科人充東宮僚屬云潛信之以語洪裕孫〻〻笑曰是

必欲自為者探君意甯豈有是居數日果除洗馬後以副率復登科 巳卯黨籍補

金明胤

驪陽人王大憲

昭陳復昌乙未松京親試擢壯元門地卑賤其父義孫以錄事去官爲縣監或云復昌之母屢經人而歸義孫人尤賤之復昌能文善寫又巧黠自衒 故如具壽聃輩亦爲其所瞞爲之延譽汲引尹元衡方專國魚肉士林復昌遂附之爲其鷹犬元衡所欲害者復昌即擊之屢起大獄一時名流死徒者極多目爲毒蛇見者側目具壽聃亦終爲所害歟後元衡亦厭之竄

復昌三水又以在謫中作弊圍籬而死 東閣雜記

昭〇元衡之嗾復昌劾憲也復昌呈跳政院退来玉堂語館僚曰我今論劾權臣必被重罪不得復與同僚相見仍涕泣歔欷俄而 御札褒之曰為國忘身之誠古今稀罕優於朱雲汲黯之忠不勝嘉歎玆賜中廟衣襨暨銀杯略示嘉納之意慷慨之忠終始莫變云云元衡以欲罪憲之意已達慈殿復昌從其頤指而為之必無獲罪之慮而佯為偉直之態豈知傍觀者如見其肺肝乎 東園雜記

陳復昌

陽城僉學丙申科
昭李無彊者亦險詖締結復昌濟惡復昌為副提學適
為弘文錄大言於會中曰今番景休當首薦景休無
彊字也左右咸唯唯及圈點不得參焉座中相目曰
誰乃不圈也爾我相推聞者笑之無彊嘗為御史往
北道州官有周急乙巳謫人者摘而罷之及復昌敗
無彊亦竄慶源守令相戒此人乃前日罷贓謫客者
也無顧見者人以為反爾之報李浚慶為兵判無彊
劾之到以才兼文武不可使掌兵權為辭浚慶為巡
邊使到慶源郵卒指城中矮屋曰無彊所舍浚慶卑
遺食物或哂其以德報怨浚慶曰非欲施惠也見其

困窮矜愍之心自不能已云云 東閣雜記

李無疆

昭春年元衡族弟也附元衡上疏請元老罪因此發身驟歷清顯輕肆自信浮薄之徒多從之講學春年妄自尊大以師道自處為人輕浮自信其學甚駁掇拾佛老緒餘以自張大自稱得道且自謂深曉音律又曰見人數句短篇亦可知其人賢否壽夭貴賤云論議風生動引聖賢其言曰聖人無他只是合天心者耳不論是非義理而只以成事謂之合天心又曰金時習東方孔子也不見孔子則得見悅卿可矣其所取乎時習者皆謗傳詭怪之跡實非時習所為也見普雨大異之謂人曰普雨因禪學悟心知止而未至

於定其誕忘多類此春年不喜酒色故其門徒雖沈湎淫佚者每見春年必自謂上酒屏色以相欺誑人皆指笑之但春年稍廉不受賄賂以此或有取者元衡敗以禮判論罷 宣廟初賜歸鄉里熱中飲冷發病而死 石潭日記

吏判尹春年門無雜客時時邀山人如休靜者引就草堂為山水談常若有遺世出塵之思注擬之際必用清名之士廣置臺閣雖有一二權奸鷹犬於其間而士類洽然稱謂清論之人實不知盡囿於籠絡之中 寄齋雜記

尹春年

李楔用事甲子竄逐

李楔字公舉孝寧大君五世孫

昭李楔者國舅沈鋼之婦弟仁順王后舅為人愚而多氣儒流皆嗤笑之 明廟驟加寵擢自小官不數年升正卿尹元衡擅威福 明廟內畏之欲植楔以敵元衡也東閣雜記

彙○楔挾其勢欲入銓曺天官郎洪天民不從堂上有為楔左右者而洪輒薦他人凡被銓薦者 上輒黜之蓋天意在楔也朴好元書判新升典籍洪以朴應薦 上託以關西飢必須良才拜朴龍岡縣令洪亦不肯

李楔

入起入

無可奈何要入中書朴大立劃為舍人拒之甚力
上乃超拜應教旋擢為承旨

昭
○櫟枯罷驕橫勢焰薰炙一時嗜利之輩靡然趍附
如李戡權信高孟英金百鈞李翎等為其腹心爪牙
金明胤鄭士龍元繼儉等以掌品之人阿諛納交醜
然無恥愼思獻本以邪媚之人納賄士龍買題得科

曰公論削科罷樑而復科事之如奴尹百源乃元老之子怨其父爲元衡所殺亦附樑〻之子廷寅愚騃不學癸亥謁聖親試擢魁中外藉〻皆言用術得之未踰月薦拜銓郎俄而樑除判書以相避而遞廷寅囑諸同僚薦柳永吉爲其代蓋其密友也其時正郎朴素立佐郎尹斗壽頗持清論不從其言廷寅啣之又如李文馨許曄不肯附樑奇大升尹根壽以後進爲士類推許樑黨忌之於是李戡爲憲長劾文馨曄素立斗壽根壽大升等浮薄相扇削職黜外沈義謙乃樑之甥也初出仕路交遊士類欲反樑所爲時竒

李樑

大恒爲副提學亦㮾之黨也及㮾斥逐文馨等物情大駭義謙欲去㮾往来謀議于大恒大恒於鋼族戚也知鋼已通于 內殿得其微旨乃率館僚上劄劾㮾罪悪且論兩司緘默不言請并罷職 上即允之旋叙用文馨等未幾加罪㮾戩信思獻翊百源等遠竄孟英百鈞配中道士龍綣儉廷賓李彦忠李重慶黄三省趙德源高敬命李成憲姜克誠尹仁涵等削黜或罷職㮾以初附親得幸及其勢盛乃交結內官令窺伺 上動止無不知之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其可畏如此 東閣雜記

昭○奇大升李文馨許曄爲士林所許尹斗壽朴素立
爲吏郎時見忤尹根壽亦議論明白故皆爲所忌而
司入啓時李戡等欲以此數人爲乙巳餘黨正言李
彥怡不可曰當以其罪罪之何必作浮論乎議遂止
彥怡附樑而其言如此人莫不異之 石潭日記

昭○樑貪權喜事專以諂媚求合 上意一花一翁稍
可玩賞則莫不求致以進內結 上心外合黨與勢
焰翕爀人莫敢正視及爲吏判憚士林清議不泯嗾
李戡等欲禍士林人皆惴惴莫保朝夕沈鋼甚不平
招副學奇大恒語樑之失大恒初附樑至是乃寤與
奇大升

同僚上劄論樑等之罪中殿素不韙樑頗諫 上請勿用 上大怒竄樑等于門外盡遞言官以奇大恒爲大司憲於是兩司伏閤請遠竄遂流四裔時人指大恒爲徐霖盖霖本以强盜林巨正之黨自首于官免罪導官軍獲巨正故也 石潭日記

○方李樑用事俞泓與同僚黄三省言樑騃忘必敗附麗者猶秋蠅聚陽耳三省洩其語泓將被奇禍會樑敗乃已 溪谷集

○樑之擅弄國柄也 明廟已有難制之患親策取士時以進退賢邪出策題奇大恒逆知上意沈義謙

亦承密旨乃發之一時咸快之逐睡篇

昭○明廟嘗御夜對承旨許曄言趙光祖以正士爲小人所陷而死其時只以經過市里之事人皆致敬以得人心爲罪昔宋司馬光自洛入朝衛士皆手額此皆欽仰而然也豈可以此而罪之自 上當察其無辜也且具壽聃素有直名 上亦嘗敎以直亮之曰遽曰一時之論至被重罪亦爲可矜經筵官尹根壽亦從而進啓如曄言 上皆不答是時李樑李戡等方柄國論李遴同入侍即於其日泄之翌日而司劾曄好生議論眩亂是非遞之根壽亦斥除果川縣監

具壽聃

具壽聃

東閣雜記

○初樑為人不堪執政而沈家無用權者雖知樑之
為人而使奇大恒搧之則事可成矣試用之黨與不
元衡
日而滿朝權傾元衡元衡亦畏懼越數年沈義謙登
第權執自爾相分樑惡之一日聚其黨謀起士林之
之禍社門方議義謙至門則閽者以出外為辭義謙
排門直入從屏風後潛聽則曰某有某罪可黜某有
某罪可削次第科罪論議未畢義謙突出其外滿座
錯愕相顧失色翌日先罪許曄朴素立奇大升尹斗
壽根壽等皆一時名士朝野危懼義謙卽密啓李樑

濁亂之罪答曰既知叔愚委以朝政是誰之過 大
殿亦已知之即請副學竒大恒議曰事將出不測副
學劉劾之大恒惶惚不能答義謙曰已奉內旨出示
之大恒踴躍狀許而去翌日中學一會大恒過樑
家從容譚話分食除飯以示信意而去俄而大憲李
戡抵書於樑曰不意中學一會是何事也樑答曰副
學即今見我而去有何事也不過冊校正而已俄而
樑之黨與數十人劾奏定罪樑謫江界死戡謫慶源
死 上傳敎曰七奸如金百鈞黃三省李鈴輩七奸不能
記盡高孟英敍命父子削黜李彥忠趙德源元繼儉或
李樑

刹或羅自比士氣稍振如宿病一分向蘇去掛一錄即甲子年

○時朴漸見士林將被禍力勸義譲白其父鋼逐樑樑既竄漸不能韜晦自言其功名譽頓盛所交皆名士門庭不靜以孝行薦與成渾等拜叅奉 宣祖朝登第拜正言李浚慶悪其無行使大諫金鸞祥劾之漸辭疾不拜石潭日記

明宗廟庭配享

領議政忠惠公 沈連源

左贊成文元公 李彥迪

明宗朝相臣

李芑

李芑字文仲荇之兄 文科乙巳策僞勳拜相至領

宣廟追奪削勳 李芑一時名聲甚藉見者謂之宰

相器及乙巳煽禍之日說者以爲某某人不足論如

李芑之爲人亦附比邪議耶比人必迷而不覺也及

其爲相恣行臆然後人始見其肝肺奸人羅織陷

李芑

人之術未有芑等之巧且密者囊書之僞撰李德應之敎誘誣服毛獜之謊辭引證如鬼如蜮不可狀言逐賊篇

昭

○芑在 中廟朝以贓吏婿不得爲顯職廷議以其有才可破格許通或以〻爲不可李彥迪爲大憲亦主可通之論芑遂躋清顯後彥迪知其心術不正爲慶尚監司時都事李天啓以持平赴召問曰聞今當卜相物論皆歸於李芑何如公曰其爲人立險必禍士林而已芑果相而天啓劾罷由是芑啣彥迪乙巳後啓於筵中削勳遠竄東閣雜記幽憤錄

昭○人或諷之曰史筆可畏答曰東國通監誰人看得手 芝峯類說

昭○李浚慶爲副學玉堂劉略曰李芑强宗孽閒側朝列所當斂跡屛居反躬畏縮之不暇而顧乃伸眉揺舌凌折執法是其前日强大跳梁之習猶然尙在乃復發於此也當是執法者固應按其積宿之罪思其强大之禍廢之可也黜之可也而昧於長遠之計緩辭浪說論啓數四而止久貽識者之笑頃者銓書又以公論素不容之人擬諸六曹亞卿好惡顚倒不料至此夫以芑之一家前日稔惡之罪皆出於强大之忔

極而今乃尊崇獎孽如恐不及雖或芑之心足自守朝之政不當若是曰緣馴致醞釀於冥冥之中復使其宗攀援而起以逞宿憤則異日爲禍安保其必無耶 東皐集

鄭順朋

鄭順朋字耳岭溫陽人 文科乙巳首謀僞勳拜相至左 宣廟追奪削勳

○順朋迎合時好交遊士林己卯禍作出尹全州未幾削爵丁酉復叙 黃兎記事

○順朋在靜菴時為清議所容己卯之禍幸免網打
時人莫不以保全為幸及黨芑和附陰謀人皆指目
爲元爲其子礦爭之不已順朋泣而言曰余豈不知
哉但一動一靜之間便生赤族之禍余不幸當此大
變罔知所措云蓋人之爲惡有二强戾狠猜陰賊嘉
殺者惡之强者也知其爲惡之不可而慴於積威而
爲惡者惡之柔者也若順朋是惡之柔者也逐聽篇

一依順朋語
延慶答曰
吾則

○李延慶嘗遇鄭順朋語之曰君以時與杲明交遊
常謂伏節死義之士何至置之死也順朋遊辭答之
順朋

謂此乃死節不知其不足也色變而去柳貞在傍悚然曰虎前作舞人皆危之公何爲發此言也公笑曰耳岭狡黠殺元明視爲奇貨爲子孫計也若害吾則徒得殺友之名無利己之事吾無患矣果不害焉己卯錄幽憤錄掛一錄大同小異

昭○乙巳順朋構殺柳政丞灌以謀逆啚錄僞勳灌家屬及臧獲並沒爲其家奴婢有一婢名甲年僅十四聰慧絶人鄭甚加憐愛衣服飮食視子女甲又先意迎合隨事盡誠每遇讎主則必詈辱之曰被嘗遇我少恩我以此報之鄭愈信之不疑一日甲竊其寶器鄭詰甲甲涕泣曰自吾來此衣公主之衣食主公之

食息遇無譬何苦而為穿窬之事乎鄭起而釋之甲嘗與其少奴通乃謂其奴曰主若責我〻不耐楚毒將引汝為證奴大懼曰為之奈何甲因言曰吾欲褫之須覓新死者支體來奴依其言斫得瘦死人一臂與之甲潛納于順朋枕囊中未幾順朋遘厲死厥後鄭家覺而按之甲即罵曰汝殺吾主即吾讎也吾欲死之久矣吾今報讎知死所矣尚何問哉竟死女也賊也賊女而有烈丈夫心其可敬也已其不可泯也已〇芝峯類説

黄憲 僉作舒川人

黄憲字彥規紆州人戊申拜相至左追錄僞勳
昭
中廟辛巳別試南袞爲讀卷官見一試券下官不欲
取而袞力贊以爲能文者之所製遂取之及拆封乃
黄憲也鄉生無名袞慚焉招見憲于第年少白晳有
姿容欲賣前日賞鑑之名極力吹嘘擢拜弘文正字
聚躋華要　明廟初年入相年未五十矣天性險詖
乙巳間以方在喪不得參勳及爲相自矜丁酉爲諫
長有効奏安老之功百方鑽刺追錄勳籍嘗於賓廳
會議加罪黨人之時書名極罪者甚多如李彥迪權

撥等皆入應死之中 慈殿以為過重不聽憲強請至夜深不退又得為佐理功臣之說欲多數收錄以悅人心由是貪功冒賊之輩爭欲起獄殺人以為已功尹元衡惡憲嗾副提學陳復昌劾之復昌遂上疏論憲之罪假以緩治李洪胤之獄為辭卽命遞相去幾削勳奪爵放歸田里 東閣雜記

黄憲

沈連源僉載書卒子國舅鋼

沈連源字孟容號保菴濬曾孫　仁順王后祖也録僞勳青川府院君後削戊申拜相至領忠惠公庚戌卒沈連源雖無學術頗知愛士素不與於邪議而元衡等乃曰必以連源並參功臣然後勳籍可固連源心傷善類之死而外畏其禍不敢力辭録功還家與其妻相對而泣 石潭日記 國朝記事

昭◯領相沈連源疾病語子弟曰嘗見大臣寢疾君問之但祝手謝恩不復言及時政吾心少之今欲及吾精神未亂以盡所懷卽疏陳六條曰勤學從諫親賢

遠佞恤民慎賞

昭○公在時自內已有 靖陵遷下之計而公止之故終公之世不敢發凡宮人私請一切不聽常以門族盛滿爲戒故諸孫名皆以謙字命之其氣勢不甚張及公之卒而他戚里招權然後人始知公之賢

昭○以父順門被禍於軍器寺前路終身不由又不與人歡謔

○癸丑秋景福宮災 上命公繕葺時僅再閱功乃告訖 上嘉悅賞賚蓋比宮青城伯總成之公又以首相重新之人皆異之

沈連源

尚震 又號嚮日堂

尚震字起夫號松峴木川人己卯文科己酉拜相至領癸亥始遞賜几杖成安公 卒湖堂月課以悼老德大臣命題

麗祖統合之後以百濟民屢有驚擾賜姓獸畜以辱

植三槐以擬王晋公故事 侯鯖瑣誌

之公之先得冢後改以尚公曾祖英孚居林川貲甚
殷富與民收散晩年悉取其券焚之曰吾其庶有後
乎父甫年衰無子躬禱於聖住山越明年癸丑生公
名臣録

○公奏事簷前 文定傳曰相公致此不獨未亡人
與殿下之意也 先王嘗稱卿可大用至於書名
屏幛以識之不幸未及用之今之用卿實 先王意
也公感激進曰小臣蒙 先王恩寵罔極用特旨除
官殆過十餘度時人至疑臣以他道進也答曰卿豈
以他道進者特知遇深耳上仝

尚震

○公寬重柔情於國實無損益時論不與雖曰驟陞或疑其內附云 蘊齋日記

○公每謂子弟曰一身進退係於科第潛相代借者固不論至於遇前日所製之題力可改則改之如不得更構雖至曳白賢於隱默欺人以賊吾心者欲事君而先欺君可乎世俗有落第而傷懷者安有大丈夫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其流之弊馴至於鄙夫之患失罔量如此其將安用

○卜者洪繼灌等公一生吉凶禍福纖毫不差至於棄世之年亦皆言之公以所經之事無不吻合至其

年豫為身後之具以待之洪卜適以事往湖南逢人
自京来者必問公安否一年已過公固無恙洪大異
之還京卽往公家公曰吾信甫卜自分命盡今年何
以不驗洪曰推公之命盡其心力宜無差謬而古之
人有以陰德延壽者公必有是也公曰寧有是哉但
為修撰時脫直還家路上有紅袱拾而見之乃純金
盞一雙默藏之掛榜闕前曰某日有失物者訪我来
翌日一人来謁曰小人乃　大殿水剌間別監子姪
有婚窃借　御厨金盞而失之已犯死後日現露則
必伏法而誅矣公之所得無乃此物荅曰然出給之
尚書

洪曰公之延壽必以此也後十五年卒 名臣錄

○公貴不營產業庫廪皆傾圮奴請修葺公笑曰汝雖修完何以實之 侯鯖瑣語

○公嘗謂子弟曰吾死爲謚狀無他可記若曰公晩好鼓琴徽醺彈感君恩一曲以自娛則當矣

○公爲相十年當尹元衡用事之時内外掣肘不能行其志每一念至或中夜廳(席)布於中堂仰面獨臥歎咤良久曰這翁今番行次甚爲中間矣 侯鯖瑣語

○忠厚寬裕度量宏大十六年相業亞於黃許云

尹漑

尹漑字汝沃號晦齋坡平人甲寅生丙子及第錄僞勳鈴平府院君後削辛亥拜相至左賜几杖丙寅卒

尹漑

己卯之禍以吏曹佐郎被斥爲外官以能漢語堇容
於世 思齋己卯黨籍
○乙巳 仁廟將出迓華案臺諫彈禮判任權多失
禮貌特命公爲禮判及 明廟卽阼 文定垂簾蒼
黃擗踊之中儀度稍整 黨籍補
○柳灌之竄元老使構啓草不製
○丁巳秋 上御勤政殿行百官宴仍 御題秋日
宴羣臣七言律詩命與宴者製進左相尹漑以故不
叅後入講筵以爲人主令百官製詩近於浮華
昭
○爲人精於細故不識大體人或以知禮稱之附元

衡以致相位其餘不足觀也 石潭

尹元衡

尹元衡字彥平坡平人 文科乙巳戎士類僞勳辛亥拜相至領乙巳削爵歸田而死詳元衡黜死下

安玹

安玹字仲珍順興人 文科以國恤心喪特加正憲戊午拜相至左文僖公

李浚慶 僉載書卒

李浚慶字原吉號東皐廣州人己未生仁孫玄孫潤慶第壬午進士辛卯文科庚戌竄報恩戊午拜相至領賜几杖忠定公　宣祖廟庭配享壬申卒

○中宗朝嘗入侍經筵請復用己卯人坐廢及安老敗登用

○乙巳李芑釋眞祭飮福言清流三十餘人皆竄謫
者公爲首順朋顧見芑曰李某言於朝曰早封太弟
以定人心云云何以爲罪芑執筆削名橫得免禍後
公旣逐李無彊倡言李某才兼文武不利於國家必
欲加罪沈連源上之未售其謀庚戌李芑陳復昌密
啓某申救尹任且咎李洪男告變論竄報恩後李芑
羅相放還 幽憤錄

○公器局方嚴持身清儉

稟○公爲相曹植書警曰願公上疎如松無爲下蔓如

李浚慶

藤德川師友錄

○明廟大漸之日。公搢紳正笏不動聲色 行之若平居無事之日而有賁育難奪之節故至於胥吏隷徒愚夫愚婦之無知莫不瀹然大信望之若泰山然豈非公之厚德重望素服於人者也 東皐行狀 穌齋集

○宣廟朝内璫李鳳庭供奉筆硯頗得宸翰餘法公時爲首相牌召鳳庭責之曰汝以内侍模習 御筆將欲何爲乎不改當有重刑鳳庭大懼效松雪體以變之 上聞而喜焉 公私見聞 又載 宣廟壬子仁興君月窓夜話

○詔使許魏之來待公禮貌極其尊敬許遂與從容

答論至於國家禮制風俗無不詳問請錄示公即座
上操筆錄示朝野僉載

李浚慶

○壬申七月上遣劉而卒詳 宣祖記

○領相李浚慶務欲鎮物不能有爲士林多短之然

有清德門無賄賂或稱賢相云石潭日記

◉自少磊硯不羣儀貌雄偉有名多士間立朝清嚴

自持與兄潤慶同有時望但潤慶外和而內立浚慶
外毅而內㥘乙巳中悅之死及乙卯倭變知第劣於
兄矣方權奸用事浚慶不敢崖異而心護士類故時
望不衰元衡既敗乃得當國　宣廟初士林顒望有
為而浚慶無經濟之才性又高亢不能下士且以膠
守舊轍道　上因循架漏無相業可觀於是士林短
之奇大升尤發侵語浚慶聞而啣之遂與士類不協
疾病上劄論朝廷有朋黨之私請破之　上驚問大
臣曰若有朋黨則朝廷亂矣由是士林指浚慶為醜
正之人不能全其名望○謹按浚慶以四朝老臣清
李浚慶

以律身毅以治事屛黜權奸翊戴 聖君孰不曰賢
相乎推其矯亢自高不能下士積成釁隙卒之誤
君上以喪邦之言遂失令名嗚呼惜哉（石潭日記遺劉人 宣祖紀）
○公以老成持重與後進相左見忤於時卒後謗議
未息而至今言相業者惟 公為第一（芝峯）

沈通源

沈通源字士容青松人連源之弟丁酉文魁辛酉拜相至左

○丁酉殿試金安老爲試官沈通源在塲中見策題輒搆草示其兄逢源曰須效我作及第可得有曰忠黨奮起正論堂〻逢源不悅曰莫非有數安可容力乎通源遂擢壯元士論鄙之寄齋雜記

李蓂

李蓂字堯瑞禮安人號東皐 文科廣謹吏癸丑言
乙巳寃卽日超拜刑判甲子拜相至左賜几杖貞簡公
○天質端重氣度頴悟在髫齔異凡兒父輔幹連山縣監
常曰吾家始有政丞果驗 碑銘金貴榮撰
○己亥北道大侵人相食將遣官賑救難其人大臣
薦公馳往一方賴以全活上仝
○戊申拜副學時李芑專擅誅竄士類人皆側目公
與憲長具壽聃倡義斥之凶鋒少挫
○癸丑拜吏曹叅判以特進官入侍時旱甚啓曰格

天之道在於人心懽悅乙巳之獄橫羅實多願先伸
雪以應天意自權奸用事語涉乙巳輒加以救護逆
賊人莫敢開口而公發之卽日超拜刑曹判書乙丑
秋 上命錄啓乙巳被罪之人蓋欲昭雪其寃枉也
議者不一或欲分等其罪名以啓公毅然不可曰此
罪名乃賊臣李芑尹元衡等所搆成今若分等是實
其罪也爭之不得 宣祖初御經筵公啓曰帝王之
孝繼述爲大 先王末年灼知乙巳之寃將欲伸雪
而不果此正今日繼述之首務也自此公議激發鴻
恩大霈未必非公力也

榷轍

權轍

權轍字景由安東人 文科元衡熙特批大拜丙寅
拜相至領賜几杖黃門扶掖康定公

明宗朝文衡
鄭士龍

鄭士龍字雲卿東萊人號湖陰官至判書領經筵公少日無檢不爲光弼所賞士類多短之擯於外已卯士禍起召爲司諫人皆憂之曰彼積憤久矣必將甘心光弼曰吾知吾侄雖持已不慎而必不爲害人之事也及入果辭避不與時議人以是多湖陰而稱文翼知人 惺翁識小錄

○公治產致富自奉擬於王公然性吝不餽賓客一時儕流無食於公者獨魚得江灌圃至則必豊饌待之人謂之鄭家食客晩年退居東郊與林億齡石川申靈川潛元亮詩酒相從享清福者二十餘年風流至今未沫

鄭士龍

閭巷人多以其名為字云上仝

洪暹宣祖朝相臣
鄭惟吉宣祖朝相臣
○朴忠元
朴忠元字仲初號駱村　人　文科官至吏判

明宗朝名臣

趙士秀

趙士秀字季任 生進 文科左叅賛弘文提學

文貞公

中宗朝選清白吏先立清門例門獨門使朝士各自量已入某門衆皆入例門公獨直入清門人莫有怪之者其自持之重見信於人如此云清白吏錄

○明廟朝沈忠惠以首相領經筵公以知經筵同入侍因論第宅過制公直斥沈妾家翼廊過大沈蹙縮背汗沾衣後遂深鎖翼廊不以對客處於小斜廊然

而擬趙吏判受黜忠憲服義松岡秉直皆可敬也月汀漫錄
○陳復昌方長三司勢焰薰炙名士鮮不往見者家
在蓮池洞路傍凡仕成均者所經過公為大司成三
年一不歷訪上仝

張彥良 河原君珽子豐德人

昭
張彥良武將也以清白官至二品 中廟時聞
皇朝將討建州衛徵兵於我國以李芑為都元師彥
良為副林亨秀以吏曹郎為從事官亨秀往見芑以

趙士秀 張彥良

親老辭苍答以言于副元師亨秀乃謂於彥良彥良
戎服出廳事據交椅而坐亨秀總具戎服與他從事
偕立行禮不敢交一言而退未幾事寢不行後亨秀
往見則彥良出迎于中門揖讓上坐設酒盡歡而罷
可謂有古將之風矣芝峯類說

昭○嘉靖乙巳崔輔漢事知再訪張彥良于其弟欲與李
苍等同事且曰若從吾計當得大勳張曰先人曾有
靖國功亦已足矣又得大勳非所願也固拒不從聞
者賢之稗官雜記丙丁錄

申翌

申翌龜峯命仁之子登武科嘗爲北兵使有巡按御史到營聞公之轟飮要與爲酒戰各置一盆于前酌以飮之公先醉而退御史大喜又飮三大白曰押妓於席上公明日早起將候曰我醉後御史又飮幾盃偏裨對曰獨酌三盃而不醉又押妓於席上座上人皆散走公咈然曰此禽犢之行士大夫豈如是不旦候也遂還入御史大慚而走 名臣錄

曹光遠 字晦甫官判敦寧諡忠 景綣商之子変隆曾孫

公父継商辛卯斥金安老謫林川公亦爲其所陷繫獄削黜安老伏法始踐清宦歷南北兵使乙卯倭変

申翌 曹光遠

揀文武全才拜公慶尚都巡察使○性沈静恬於進
取不事交遊初拜憲職公退卽散遣騶率府吏相謂
曰是亦不巧於宦者耶吾輩逆宦自拙吾輩勞官漸
高時以為名言　公以千秋使赴燕到一客館〻人
曰此舍有妖不可宿公强上宿其夜果有鬼魅公不
動鬼再拜訴寃而退公明日具言於主倅雪其寃自
後妖不復作遺事

林億岭

林億岭字大樹號石川乙酉文科官監司

公學識有方處心剛直英氣發越文詞雄放遇事敏
捷 幽憤錄
○卓犖不羈登第後不喜仕宦屢爲清顯不肯來多
棲外官 識小錄
○平生少許可乙巳禍作公貽訓戒詩于其弟百齡
百齡不從公以承旨棄官南歸有詩曰好在漢江水
安流莫起波及守錦山百齡送原從錄券公於山谷
屛處作祭文以投火有詩曰竹老元逃削松高不受
封何人與同調窮谷白頭翁 國朝記事
○百齡死後晚年來京求爲江原監司遍踏海山篇
林億齡

章淋漓政化亦清寧未幾拂衣 識小錄

●公過蔡仁掖香亭題詩曰元亮新埋地孤雲舊上天空餘池水在白露滴秋蓮 元亮申潛字也 掛一錄

○曹植贈詩曰今有石川子其人古遺節美容信聳豪何言大小利昔年邀我乎山海之蝸穴看來豆子熟琬琰東西列石川千木奴破甘香滿舌雖飢可食言人益洪爐雪尚君明逸戎有懸非鮮紲其相與如比 幽憤錄

彙○李夢亮字官判書按湖西鎮川縣鞫強盜供案已成
牒請正法而捕盜者自持牒詣公〻致之前盤問捕
盜狀得其言色即叱吏收縛曰此叛主奴也必負寃
士人来討強奴反遣執縛而吏受其賂從而成獄也
詰之果服藥泉集
○姜克誠以修撰罷散有詩云朝衣典盡酒家眠賜
馬將謀數頃田珍重國恩猶未報夢和殘月獨朝天
李夢亮

上聞而賞歎特命収叙

洪曇

洪曇

〇丁未公爲應教陳復昌在右僚嫉一宰相欲陷不測公曰姑俟物議如何復昌怒公曰非一家事豈可輕害人乎復昌卽起走公正色徐言曰願少平心以手牽衣而挽之復昌仆地大哭左右皆失色公不動竟免中傷長貧 胡撰

洪曇

明廟朝遺逸

昭

○嘉靖壬子下書于八道令擧遺逸成守琛李希顔曹植成悌元趙昱以操行卓異超叙六品弁尋除縣監成守琛詣闕謝恩授禮山不赴朝廷以公有老母不能遠離移拜積城亦不赴李希顔赴高靈曹植除官不赴及拜丹城乃抗疏成悌元赴報恩有治聲趙昱赴長水未幾遭乙卯倭變棄歸（俟鯖瑣語）

○明廟末年丙寅命吏曹擇六條俱備之人其目曰經明行脩

遺逸

○時判書閔箕啓曰六條俱備名號太過只以經明

行脩改捧傳旨　上允之所薦六人李恒居泰仁成運居報恩前叅奉林薫居山陰進士金範居尚州生員韓脩叅奉南彦經居京下書召之其病不能赴者遣醫賜藥敦諭前後至者即引見並除六品職壬子遺逸在世者唯曹植議者以為林下之賢無如曹某請幷召而來並驛召入對于思政殿　上問以治道其問目書之二紙面一副置御案一副降賜承召入使之隨問以對東閣雜記俟鯖瑣語

上問人心道心之說於彦經與脩不能對運辭職不来累加恩命最後上京陳劉不謝恩而還山掛一餘

昭○方六條人承召詣京之日 上命召三提學將有
試策之計若科擧之爲者政院啓曰以賢而召不必
如此乃只引見論以言語而已觀其御札問目似是
殿試策士題體也 (俟鯖瑣語)
昭○明廟下旨求六條俱備者聖意初欲拜王孫師傅
也國例只有王子師傅而王孫師傅則無之蓋自
順懷世子卒後留意於今 上而特欲别設也所薦
六人皆不便於教誨故王孫師傅則又以他人爲之 (同上)
○李浚慶劄略曰今此取人題目太高若必以六德
俱備爲准則非幾於聖人地位乎恐難與於此而亦
遺逸

恐有違於取善無方之意也雖以夷惠下聖人一等
其德各有所偏況於後世之士其何能備此全德乎
昔者左雄以聞一知十責於貢舉後人以爲偏周公
以無求備於一人爲訓魯邦古人取士之法槩可知
矣請依該曹所啓改其名號 東皐集

成守琛 大憲世純子

成守琛字仲玉號聽松昌寧人癸丑生辛丑薦遺逸
授祭奉壬子授主簿皆不就隱居坡平山年七十
二卒 生而異凡弱不好弄儼若成人
○性至孝自少稱爲孝兒丁父憂三年歠粥躬執祭

具晨起掃塋焚香拜跪祁寒溽暑不廢與弟守琛嘗
遊趙先祖之門 月汀別集 俱有重名識者以英達許
其弟而至於敦厚和粹則咸推公 名賢錄
太學諸儒欲疏其居喪孝行于朝廷公之友尚震止
之曰某兄弟力學之士也將期大成不可使一善之
名早聞於世
昭
●屢除職皆拜命而不就或問之曰吾世臣也不宜
聞命偃蹇若病不能仕則已定矣庚申特命除司紙
須相尚震與之書力勸其出守琛答曰昔文立之不
薦程瓊知其性謙年老無復當世意故也公非知我
成守琛

者耶竟不起及其卒也遠近聞之曰山林空矣諫院
啓曰前縣監成某謝病不仕杜門求志力行古道窮
約以終身實一國之善士當代之逸民請於其喪葬
錫之恩典以表 聖朝尊賢敬老之意 上嘉納賜
槨一部命畿伯賻米粟又命贈司憲府執義(聽松行狀 東閣雜記)
○其筆法不求姸媚惟以奇古老蒼爲主而得意時
妙若化工此雖遊戲之末而可想風標之出塵也(行狀)
○人有請書其先祖墓碣其文乃李季甸所撰也守
琛默閱良久曰子識李季甸所爲乎對曰不知守琛
曰南秋江許翊傳載此人之事遂不復言其人悟其

意不敢復請
昭○成運先生居俗離山下搆草堂未緝成悌元爲報
恩縣監以官木手件畢其工成守琛聞之語人曰縣
監以官木手件役私家私家亦恬然受之何耶其儒
以朱晦庵精舍事告之守琛曰必有是未安矣晦庵
謀搆精舍安撫使聞之將以官力營立晦庵曰若然
則吾寧不立精舍矣守琛曰此語與此事正合然安撫
使今之觀察爲一道主動一道力爲一精舍誠未安
矣若守令則非觀察使糾檢之比以其餘力助一草
堂何害於義然守琛安於義命雖一介取予恐有苟

且之憂是聖賢競〻業〻克己全德之事固非常情所可測後學固當敬守而無失也 前言往行錄

○成運論一世人物以聽松為第一云 大谷行狀

○家在白岳麓於松林中築書堂數間扁曰聽松平生不事擧業

○公於宅邊樹桑柘成林而不事養蚕或問其故曰使余倘徉于其下綠葉成陰清風徐來如是足矣 行蹟

海東雜錄 卜居牛溪扁其堂曰竹雨

○公嘗謂學者曰道若大路而聖謨賢訓昭如日星知之不難要在力行以實其知爾言語之學都不濟事

○公自贊曰其容枯槁其貌亦古行年四十猶一布衣初心不駮終始無違

○天分極高重厚忠信身長骨秀儀形甚偉喜怒不遽言笑有時望之儼然知其德器也素志冲澹迥出物表視世之所屑者不翅若草芥也其學以反躬切己爲務以成爲主未嘗輕以語人 栗谷集

○辛卯朝廷擧遺逸金慕齋將薦公問洪奉世曰子是成君執友可論斯人地位洪曰資高學成窃謂守死善道斯人當之慕齋曰止此而已乎其見重如此慕齋雖不果薦朝廷授 厚陵參奉

成守琛

○已卯之士聲聞太盛公以爲憂且自丁憂後身抱
羸疾自度不能與世俯仰遂閉門不出不事科舉家
在白岳云云

李希顔

李希顔字
李希顔曹植皆以壬子遺逸曹屢徵不應李前後三
命曹以詩贈之云山海亭中夢幾回黃江老漢雪盈
腮半生三度朝天去不見君王面目來山海曹亭號

黄江指李也

○拜高靈縣監〻司鄭彥懿邪人也嫉其賢臨之甚威公棄官去彥懿啓請治罪户判趙士秀亦啓於經席曰守令不能治官使庫藏蕩竭至不能爲計輒棄官去罪莫大焉今年爲民因中外玩法請如彥懿啓掌令柳仲郢進曰凡守令貪瀆虐民者必不能棄官能棄官者必不至貪瀆虐民也且朝廷待士當崇禮節以養廉恥不可束縛今希顏以遺逸起一棄官而遽繩以重律恐傷朝廷待士之體上曰掌令言固善然判書之啓切於捄時不可不從公由此遽廢

李希顏

士林惜之 西厓集

○孝慈友于之誠篤善好學愛人勤物之心殆無與比援而上似柳下惠通而知類陳同父有衛道之志望道而未之見者也才兼弓馬絶出武列終不為世用 墓碑曺南冥撰

○公嘗與曺植遊頭流山登東嶺〻曰三呵息峴公獨鳴鞭先登立馬第一峰下馬據石揮扇衆皆寸〻而進人馬汗出如雨良久乃至植面折公曰君憑所乘之勢知進而不知止使他日趍義必居人先不亦善乎 公謝曰吾已料君應有峭說吾果知罪○公與曺植為知己内外與通

曹植

曹植字建中 人號南冥

○公性耿介少業科擧非其所樂一日訪成守琛於白岳峯下見其謝絶世故心樂之遂歸鄉不仕居智異山下危坐一室遇疑思則按劍不寐劍首有銘曰内明者敬外節者義閒居既久澄汰無欲有壁立氣像取與不苟少許可聞人之善好之聞人之惡嫉之鄉人之不善者視若浼然故鄉人不敢干謁 石潭日記

○公器宇高峻操履果確以遺逸累徵不起嘗入對

便殿極陳爲治爲學之方自 上稱善後入頭流山白雲洞搆一室扁曰山天齋遂深藏終老遺事

○公嘗謂門人吾欲得許多人各付許多事我却要退坐爲其無才故也吾平生只有一長處抵死不得苟從也士君子大節惟在出處一事而已遺事

●常佩金鈴而喚醒號曰惺〻子嘗以此鈴贈門人曰此物清響解警省人佩之甚佳吾以重寶與之常在衣帶間少有動作規警誚責甚可敬畏慎無得罪於此子開莫是古人佩玉意否公曰此意甚切不止於佩玉也

○閣崛山明鏡臺往來棲息者累年常閉門獨坐看書達曉終晷寂然無一聲時聞以手揺抵書案徵有聲因知其尚讀書也

○所居書室皆施丹雘盖取其明淨也門人問丹雘非寒士所宜公戯曰吾有富貴氣不似你徒苦淡模樣

○搆嘉樹精舍名其堂曰鷄伏取涵養如鷄抱卵之義

○甞與士子語及時政闕失生靈困悴未甞不扼腕哽咽至於流涕

○名其書室曰雷龍舍取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之語書其旁曰雷則晦冥龍則淵晦

曺植

○退居山野不能忘世每值皓月獨悲歌〻竟涕下
旁人殊不能知

○有一士子有文才性陰猜南溟偶見羣會中退語
人曰其爲人貌若坦蕩而中藏禍心如使得位逞志
善人其殆乎其後果驗人服其明墓誌

昭○明廟壬子徵拜丹城縣監時權奸當國詿誤文
定使士林喪氣雖托公論薦用遺逸而只是虛文故

植無意仕宦因上疏辭職兼陳時弊有曰　慈殿塞
淵只是深宮之一寡婦　殿下幼冲不過　先王之
一孤嗣天災之百千人心之億萬何以當之又曰音
哀服素亡象已著　明廟不悅以爲辱及　慈殿時
尚震爲左相使李濟臣抽宋史英宗紀出歐陽脩
慈聖深宮一婦人之語救解曰曹某傳襲古人告君
語極言國家孤危之勢非慢語也　上亦待以逸士
竟不加罪 石潭日記 侯鯖瑣語
昭○六條人承召入對也諸公皆略以對旨植獨啓曰
臣之所願陳者在於上問之外　上曰第言之乃曰

曺植

自二十年來民生日以離散村落漸爾蕭索此臣所未解也因言羣臣間不可不和平 上因問古人非三顧不出草廬者何義也植對曰孔明料必不敢當固爾然孔明經營幾五十年僅成鼎足未能興復漢室則其才可知也蓋植累徵不起故 上以三顧為問而植之對亦以不敢當為辭（侯鯖瑣語）除典籤不拜而退及卒贈大司諫（東閣雜記）

昭

○曹植李恒皆少日友也承召時同會於一處植語必議恒曰恒之乃大黨賊也我則為汝大黨輩所引隨見於供招者也蓋善謔也 上同

昭
○聽松亦與南冥同志相善李濟臣問兩先生相推重之意於成渾渾曰家公見南溟丹城䟽則鋒穎太發露乃曰久與棲中違離謂其大進已混成果如此辭氣則猶未盡耶
○宣祖朝屢拜皆不就只上䟽陳時議得失而已壬宣廟五年申五月卒臨終謂其學徒曰後人以我為處士則可矣若目以儒者非其實也門人有請益者植曰敬義二字如日月不可廢一其妾泣請入訣竟不許而卒訃聞臺諫朝臣請易名以示褒奬 上以無舊例不許只命賜賻門人金宇顒鄭仁弘鄭逑最著石潭日記
曺植

謹按曹植遯世獨立志行峻潔眞是一代之逸民也
第見其所論著則於學問無實見所上䟽章亦非經
濟之策雖使行乎世有所施設未可必其能成治道
也門人推重至謂植道學君子則誠過其實矣雖然
近代所謂處士者終始完節壁立千仞如植比無幾
星官南師古嘗語人曰今歲處士星無光不久而植
没植可謂應時非常之士哉 上仝

昭○公尚節義隱遯不仕為文章亦奇偉不凡如請看
千石鍾非大叩無聲萬古天王峯天鳴山不鳴不從
詩韵豪壯亦自負不淺也獨恠其一傳而仁弘做得

許多刑殺壞了百年倫紀然龜山之於陸棠奈何乎
哉 象村集
○南溟以河宗獄妻失行事與龜巖論議不同至於
絕交蘊齋聞之曰南溟平生不愛官職高蹈物外一
婦人失行有何所関而乃與朋友絕交此不可曉南
溟聞之曰蘊齋只聽得傳聞之言不深知我之 本情
故有是言 月汀漫録
彙○退溪見南冥疏語人曰凡章疏固貴於直言不避
然須要委曲宛轉使意直而語婉無過激不恭之病
然後下不失臣子之禮上不拂君上之意南冥之疏
曺植

固今世所難得然言語過當近於訕訐宜人主見而怒也退陶言行錄

成悌元 大提學石瑢之後

成悌元字子敬昌寧人號東洲笑仙丙寅生年五十四

草廬饘粥蕭然有遺世出塵之事

○年十五六有志聖人之學聞柳藕得金宏弼性理

之傳挾大學請學藕疑年少拒之十往不懈始得見

遂潛心服膺

成悌元

少孤力學卓犖不羣十五六卽有志於聖人之學為

文汪洋大肆自成一家至於醫卜地誌之末無不涉
獵舉遺逸郎除主簿俄拜報恩縣監 前言往行錄
昭
○天性豪邁勇往磊落行之以酒狂人莫窺其蘊也 仝上
○公嘗居草亭李之菡來訪偕往申翰林遵美亭中
設小酌有一男子善謳者命歌之未盡一曲公遽命
止之送還其人於家座上莫知其然公曰聲極悽咽
似有喪故不可與樂也既而聞之其人之母在遠是
夕訃音至云 魯西日記
○東洲嘗遊名山過西原主牧命以侍兒春節從往
東洲與之偕周遊遠近積以時月終始同床而不之

犯東洲遊山之時到山水清絶而會心處卽摸畫之又賦詩寫諸幅末出山之日至數十紙東洲謂其妓曰余不犯汝而人必謂是余所眄不復汝顧矣汝之生理只在此紙持以示人則不忘我者或多恤汝矣亂後庚子成監察 會清牧酒場言及舊聞左右言老尚不死主牧命召之年已八十餘聞知監察是東洲之兄孫不覺涕泣汍瀾曰不圖今日得見東洲之孫自言雖不蒙一眄何忍負諸遂終身不改以詩畫作帖呈示諸名勝過此者莫不厚與之賴以資活亂離中失其帖云 魯西日記

成悌元

昭○成運隱俗離安靜恬淡琴書自樂曹植嘗来訪成悌元適在座植與悌元初面親若舊友徐敬德李之菡亦連袂而至同歡數日植將行悌元預設餞席于中路獨追而送之執手泣別曰君我俱中年各棲異鄉更面詎可期耶李浚慶聞之歎曰當時應有德星動於天矣悌元未幾下世 前言往行録 大谷行狀

昭○公嘗與一僧較不眠十五夜僧到十三日不覺頽臥沈眠數日公徹十五夜眠食如常 前言往行録

趙昱

趙昱字景陽號龍門又號愚菴　人十九中生進
兩試
幼有異質輒語驚人年才十餘泛舟漢江文士多會
令作詩卽曰青山面〻立漢水悠〻下峩洋山水間
誰是知音者一座驚歎 名臣錄
○趙靜庵嘗曰諸子中求道之篤無如趙昱己卯禍

趙昱

作〻詞悼之曰雨雪交紛兮陰霧凝平路險隘兮山
峻嶒下土茫〻兮不見日鳳鳥飄〻兮焉可憑蓬蕞
棘林兮萬里思飛騰自此有隱居之志 明廟朝特
授主簿

○公嘗過海州文獻書院諸生以尋院錄請題名公
只題一絶曰客路棲〻久未還天教看盡海西山不
須姓字留書院贏得狂名滿世間諸生相訝莫知爲
誰後始聞知爲公上仝

○己卯禍作門生繫獄公以年最少脫禍與兄晟号養心堂
築室翔寧講磨義理後居于龍門山號其洞曰遯材

李恒

李恒字恒之號一齋星州人己未生年七十八

李恒

○公長子漢師退居泰仁自以年紀已多若泛觀諸書恐分精力只就大學上俯讀仰思爲終身事業

資禀剛毅氣宇宏偉豪逸超凡勇力絶倫自幼嬉戲閭里慴伏羣兒長而好遊俠有横鶩萬里之志角觝弓馬冠一時聞有劇賊叛奴必往制之早業武擧如南致勗致勤閔應瑞韋惟先生指揮人雖目以狂荒而亦有知其爲非常人矣年二十八九 伯父判書公召而呵驚警之瞿然驚警惕立謝其黨乃折節讀大學晨

夜未輟從朴松堂久在函丈或誦或思嘗於馬上執簡沉思忽犯辟路僕係馬行而終莫之覺其刻苦專着多類此宋獜壽出按湖南首訪講道曰實踐何必減張橫渠 明廟丙寅擧經明行脩授司書乘傳入對陳進學致治之方除林川郡守未幾辭去官至掌樂正卒於泰仁年七十八 名臣錄

○宣廟癸酉拜三品職不次擢用也 石潭日記 下敎書除掌令不就

○李恒以白衣除林川郡守曹植戲之曰李措大一朝做郡守焉知不爲禍堦乎 石潭日記

李恒

成運

成運字健叔號大谷昌寧人府院君汝完之後丁巳生官至執義贈承旨年八十三寓居報恩鍾谷堅配於報

恩因居焉以水山自娛杜門求道造詣精深
僉○資稟端純志氣豪逸其學專務存養精顧故其言
有物其行有常然終不爲世用故退溪謂之隱戒又
惜時人不知其高耳
昭○成運生有美質早脫世網其兄遇遭乙巳之難死
於非命自此益無意於時名遯居保恩俗離山下詩
如其人冲澹閒雅有西湖處士之遺韻其詩句之佳
者如春服稱身雙袖短古琴便手七絃長十年嘗盡
山中藥客到時聞口齒香送曹植詩曰冥鴻獨向海
南飛正値秋風木落時滿地稻粱雞鶩啄碧雲天末
成運

自妄機象材集　南冥曰公律身如玉人莫敢間焉

○辛卯中生進時承巳卯斬伐之後儒服弊地公作詩悼之遂歸俗離山下為終焉計壬寅授叅奉不就明廟朝被召官至司贍正 大谷行狀

○宣廟癸酉拜三品職不次擢用也 石潭日記

○公自以非宗嫡不立後取夫人之兄金天富子可幾養而教之又哀仲氏為乙巳權奸所螫而一女無依以可幾妻之托以後事可幾承遺教服公以朞盡至其子之身 大谷行狀鍾谷田民本自金未之物故付還妻侄俾與兄女共之云

○退溪每稱健叔清隱之致令人起敬公最與南冥

爲莫逆友南冥高邁卓絶公以淳實和平濟之南冥
每稱健叔如精金美玉吾所未及 行狀

○距家數里有溪壑可玩築小室其間每閒日騎牛
而往蕭然獨坐彈琴數曲自適而已人有願聽者皆
不爲彈

○惟好佳山水觸景寓懷形於吟咏々罷必酌酒三
而行至微醺乃已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墓誌

○宣廟戊寅六月賜處士成運米又賜鷹 上以終
始辭官高其風節特賜 僉載

○栗谷侑辭曰天賦純精雪月方潔不受世羈考槃
成運

空谷學務存心琴超古音孰伴林居有鳥有魚羽儀
先朝白駒遄返廉懦立須百世是師

韓脩

韓脩字

宣廟癸酉拜三品職甲戌以持平入侍　上問以學
問之要脩不能明辨以荅人多笑之李珥白　上曰
善人有多般有學行無備者有行潔而學不足者若

韓脩則是行潔而學不足者不可以一言不稱而輕視善士也石潭日記

林薰

林薰字仲成號自怡堂後改枯查翁庚申生年八十五官至判決事人稱葛川先生

○癸丑館薦援社稷參奉道臣以公兄弟孝行啓聞

韓脩 林薰

甲子命旋公兄弟之門丙寅遴經明行修拜彥陽縣
監乘馹詣闕　上引見問以治道公曰人君之政化
莫先於脩身專務脩身之道而勉強不已則所謂治
國之方爲學之方不待他求　宣祖初拜比安縣監
辭陛日　上引見便殿問曰聞汝有學行如有所欲
言〻〻之可也對曰　先王朝嘗一引見問以治道小
臣以正心脩身之說敢獻焉今日聖問之下不敢復
有他說臣觀自古帝王莫不以正心脩身爲說其治
效鮮有著者其病有二一則例以儒者之言爲尋常
而不加察一則無自強不息之功終至解弛伏願

殿下勿以儒者之言爲尋常而加自强不息之功拜光州牧 宣祖命揀守令有淸德者監司擧公爲啓有公廉潔白民目之以氷壺之語
金範
金範字 號后溪

南彦経

南彦経字時甫號

南彦経

鄭礦 僉載書平

鄭礦字士潔號北窓溫陽人丙寅生己酉卒公清虛寡欲無一點査滓聰明過人讀書一二遍皆暗誦及長無所不通如天文地理音樂醫藥卜筮筭數華語皆不學而能嘗隨其父朝京師與華人語皆驚異之曰天下奇才也亦解鳥獸音其山居也能知山下人所爲之事曰某家方爲某事後驗之果然蓋其學似出禪家陳摶之類也 國朝紀事

○三十二中司馬不屑科業薦授掌樂主簿兼醫象筭三學教授歷抱川縣監當其父上變之時力諫不

聽因以大忤不見容又爲其弟畜害屛處于外多在
果川淸溪山楊州掛羅里常使奴子劑藥淸早未起
妻氏亦屛
死於窮村
煎服之乃始言語已酉病卒年四十四吁磏雖誠孝
聖非大舜則豈能使頑父不格姦耶磏之賢不幸而
出於順朋之家也上仝
○嘗入中國時有琉球國使臣亦異人也在其國以
易數推之知入中國遇眞人沿路咨訪至北京遍訪
諸國邸館見先生矍然大驚不覺下拜搜其橐出小
冊子實記某年月日入中國遇眞人者也示先生曰
所謂眞人非公而誰曰請學易先生卽以琉球語敎
鄭磏

之於是諸國人在館者聞之爭來見之先生各寫其
國語應之如響皆驚駭稱以天人或問先生曰世有
解鳥獸之音者異國之音即鳥獸之類也解其語猶
或爲之寫其語不亦異乎先生曰我非聞而解之知
已久矣公貫通三教而其歸本於聖學其遺訓專務
孝悌以小學近思錄爲初學蹊徑公嘗曰聖人之學
以人倫爲重故不言要妙處仙佛則專以收心見性
爲本故上達處多而下學處專闕此三教之所以異
也北窓集

○公性不喜肉善飲酒數三斗不醉又善嘯嘗臨金

剛絶頂出聲〻震岩壑山僧驚以爲笛聲後聞之乃
先生嘯也上仝
○深居絶跡治錬丹火候之法一日作歌自挽曰一
生讀羅萬卷書一日飲盡千鍾酒高談伏羲以上事
俗説從來不掛口顔回三十稱亞聖先生之壽何其
久乃坐化世傳生而能文又白日無影云上仝

鄭碏

鄭碏字士敬號古玉少北窓二十七年礦之弟碏亦異人也從兄得修鍊之學獨居三十六年不近女色嗜酒能詩又深於醫方多神效年七十二亦微病坐化北窓集

○鄭礦九月念後咏晩菊曰十九廿九皆是九〻月

九日無定時多少世人都不識滿階惟有菊花知其
第碏和之曰世人最愛重陽節未必重陽引興長若
對黃花傾白酒九秋何日不重陽向者朝廷開局選
東方詩時有以二詩言之大提學柳根取碏詩舍磏
詩以爲無律吁磏識音律嘗謂不如根之知音乎所
以自古得知音難也 於于野談

○世傳鄭古玉白日無影 眉叟記言丙吉云至人無影

鄭碏